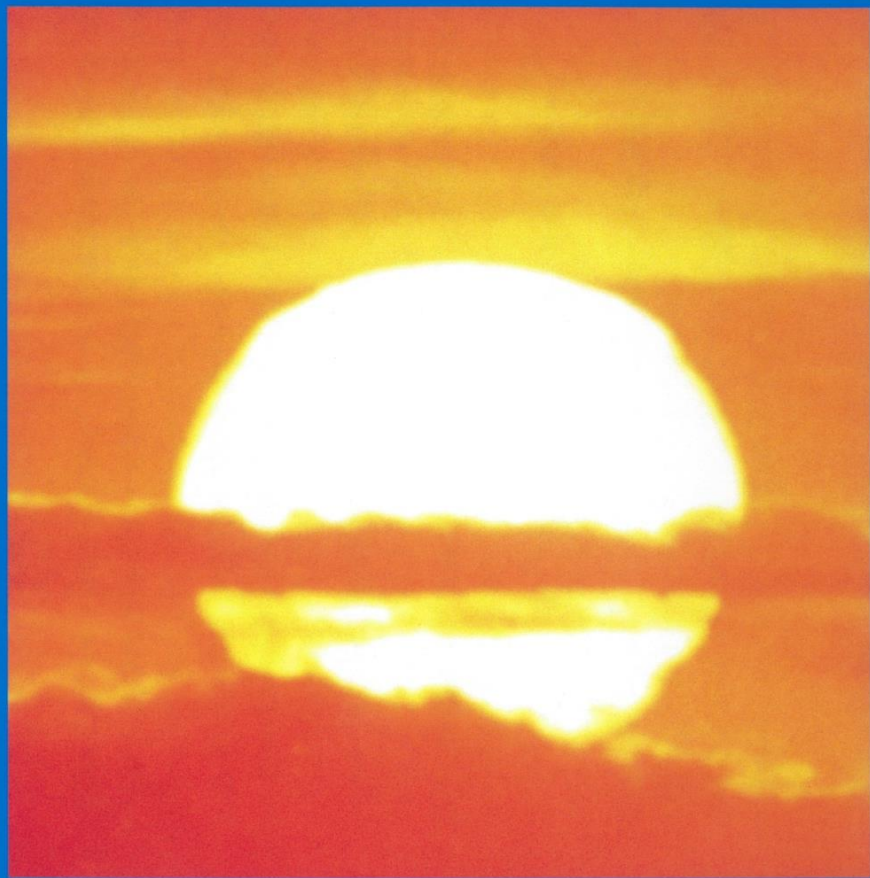


我的信念



君可見

明日散落飄零花

力猶盡時亦爭妍

——摘自九條武子詩集《金鈴》——

我的信念

——與親鸞聖人同行——

沼田惠範

我真是個幸福的人。自己這麼說或許有些奇怪，不過對於這世間少有的恩澤，我總是滿懷感謝地度過每一天。

每天早上，我都會和還未上小學的孫子一起在佛前讀經，結束後都會這樣唱誦。

「我們正因為有佛祖的護持和眾生的恩惠，才得以從安眠中醒覺，並讓心靈充實、陡生新力。願從現在開始，奉獻一己身心，勤勉面對自己的業，誓報四恩。」

這是自古以來真宗（淨土真宗）經常唱誦的話。或許就像自我催眠一般，如果從腹部發聲、大聲唱誦，不論覺得這天多麼辛苦疲倦，也會發自內心感到「今天也要好好

努力」，讓人一早就精力充沛。

我出生於明治 30 年（1897 年），今年已經 78 歲了（平成 6 年/1994 年 5 月過世，享壽 97 歲）。周遭大家都勸我「你也快 80 歲了，就好好享受悠哉的退休生活吧。」確實也有這樣的生活方式，而這種方式應該也具有其意義。不過，我還有太多必須盡力去做的事。

「勿思明日櫻花在，夜半風來花凋零」

正如這句話所言，別說明天，我可能今晚就會倒下也不一定。雖然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幾年可活，不過為了實現青年時立定的志願，在有生之年還要繼續努力。

我一生中大多數的時間和精力，都投注在經營昭和 9 年（1934 年）一手創立、製造測微器的三豐製作所（現名為株式會社三豐）上頭。不過說得極端點，經營事業只是貫徹志願的手段，目的並不在此。我在青年時期立定的志願就是推廣惠我良多的佛

教，讓這偉大的宗教不僅為日本人所知，也讓全世界的人理解。為了實現這份深藏心中的願望，經營事業是讓我免於帶給他人麻煩、好好推廣佛教的基礎。儘管經歷了不少大風大浪，仍承蒙恩賜讓這基礎更加穩固，也一點一點接近我的目標，但還遠遠不足，現在起才是重頭戲。

這十幾年來，我透過佛教傳道協會免費將《佛教聖典》發送至全世界的飯店，總數共30多萬本（截至平成28年/2016年3月底，合計891萬本）。不過以全世界的飯店房數來看，這不過是零頭，配送聖典也僅是向全世界傳播佛教眾多方式的其中之一。該做的事情如山一般多。

說到這裡，相信一定有不少人對於我為何會有這樣的志願感到疑惑吧，這就不得不提到我青年時期不可思議的體驗了。其實我是廣島山中某間真宗寺廟的三男。大家應該也知道廣島被稱為安藝門徒，是淨土真宗非常興盛的地方。在我出生的村落中，可

說是完全沒有信奉真宗以外的居民。因此即便我是三男，父母、祖父母和周遭的所有人都說我以後可以當個和尚，當時的我也這麼想。特別是我的母親信仰非常虔誠，小時候這麼教養我：你出生在寺廟、吃佛飯長大，感謝佛恩、為佛祖盡力是理所當然的義務。

我從村子裡的小學畢業後，進入京都本願寺創立的中學。雖然很想繼續升學，不過家裡只是間貧窮的寺廟，加上兄弟眾多，實在沒有財力。我也能體諒家中處境，心想中學畢業後可以到東京半工半讀、自力更生。很湊巧地，中學畢業時剛好有前往美國的機會。

到美國去吧，在美國自立、獨自念書吧，我心裡這麼想著，便出發前往美國了。當時還沒有飛機，坐船橫渡太平洋就要花上二十天。那時美國對日本普遍觀感不佳，日本人被蔑稱為「Jap」，常遭受欺負。

我到洛杉磯以學生幫傭的身分，進入電影之都好萊塢的某個家庭。早上要先做好

早餐、洗好餐具後才可以上學，一回到家又要馬上準備晚餐和飯後收拾。一切結束後，才有自由念書的時間。星期六、日一整天都得做家事。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過著這般生活，一星期的薪水才一、二塊美金。儘管只要待在家裡就不用為食宿花錢，但零用錢、買衣服和書本等費用全部都靠這微薄的薪水。我就是這樣在當地生活的。

持續著缺乏休息、工作到幾乎沒有時間睡覺的生活，在第二年終於搞壞了身體。身體狀況實在太差，我去看了醫生，結果醫生說：「你的肺部好像有點問題。」聽到這句話時，整個人就像是被推下懸崖谷底。現在就算談到結核，大家也不會太吃驚吧，因為現在結核可以用藥治好，但當時可非如此。診斷出結核就等同是被判了死刑，而且人還在國外。要回家也沒有半毛存款，更沒有朋友。在幾乎沒有日本人的異鄉作牛作馬，就算死了，也沒有人知道你從哪裡來，屍體就隨便丟掉了也不一定。一這麼想，我只感到寂寞和悲哀，真的是非常難過。

在這樣悲慘的時刻拯救我的，正是親鸞聖人的話語。

「一人在歡喜，應知有兩人；兩人在歡喜，應知有三人；那一人正是我親鸞」
這是自小母親經常說與我聽的一句話。就在與死亡為伍的極限狀態下，這句話從記憶中復甦。

離開日本時母親給了我真宗聖典和佛珠，父親則是親自寫了「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讓我帶在身邊。當時我所使用的房間位於陰暗又潮濕的地下室，我把佛號掛在牆壁上，每當工作做完就在佛號前拿著佛珠念經。這變成我每天的例行公事，也成為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就算我現在倒下了，我也絕非孤單一人，親鸞聖人一直在身邊守護著我。光是這麼想，我的心就得到了撫慰。

更不可思議的是，就在持續這新的例行公事時，我的病漸漸好轉了。現在我每年都會固定接受健康檢查，醫生說我的肺部還留有當初結核的痕跡。如果不是有這句話支撐，我應該早就死了吧。

恢復健康後，我平安度過之後辛苦的每一天，最後比當初預定的十年還提早一年，29歲就唸完高中和大學了。畢業時我心想，如果沒有真宗的教誨我一定早就沒命了，即使僥倖沒死也不可能比預定計畫更早從學校畢業。再說就算活了下來，也一定是走上不一樣的路。這一切都多虧佛祖，我認真地思索著要貢獻社會、為世界盡力以報答恩惠。

此時我想到自己長時間受到美國照顧，雖然在物質上無法回報，但相對地，我能帶給他們佛教的偉大精神文化，這是美國所缺乏的。對養育我近十年的恩情，應該沒有比這更好的回報了。不過正如我方才所說，在當時非常排日的美國，如果直接宣揚佛教，一定不會引起任何關注。

因此我打算先從廣泛介紹東洋文化開始。我和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的學生共同出版一份名為《The Pacific World》的英文雜誌，並在這個團體裡擔任組長。提到東洋文化，不論茶或劍道等各領域都曾受到佛教的影響，因此我認為傳播東洋文化就等於

間接宣揚佛教。最後決定這份雜誌為雙月刊，一次印刷約4000本，送給美國各大學與圖書館。創刊首本為大正14年（1925年）六月號。

這本雜誌承蒙各大學教授和銀行家等各方支援，出版了二年，但非常可惜地受限於經濟因素而無法持續下去。因為大部分都贈送出去了，內容也並不賣座。但即使如此我仍不願放棄。我和一起辦雜誌的學生回到日本，與當時的財金融界大老澀澤榮一先生和本願寺的大人物會面，商議後他們不但給予我們鼓勵，也提供了高額的贊助金。此外，東大的高楠順次郎教授出版了一份名為《The Young East》的英文佛教傳道雜誌，剛好那時也因經濟因素而面臨廢刊的命運。我們彼此擁有相同目的，透過引薦人的介紹見面後，決定出版內容完全相同並沿用各自以往封面的雜誌。

就這樣，我再度前往美國。那之後又努力維持了兩年，不過這次仍是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中止。我從29歲以來傾注青春精力開創的這份工作，終於是彈盡援絕了。當時已經33歲的我進一步深思，無論是多麼偉大的工作，在經濟社會裡只要沒有錢就無法成事。我下定決心，今後一定不要依賴他人、不給別人添麻煩，用自己的錢堅持下去。懷抱這樣的覺悟，我結束了長期的美國生活，回到日本，那時是昭和5年（1930年）。

我回國時，日本正因濱口內閣解除黃金出口禁令陷入動盪，處於不景氣的谷底，根本找不到工作。不過因為我曾在美國鑽研統計學領域中的景氣變動學，因此進入了名叫內閣資源局的公家機關上班。當時其中的一位課長就是曾擔任經團連會長的植村甲午郎先生。總之我已經獲得錄用，不必擔心餓死街頭，便這樣展開了在日本的生活。

然而，我實在不想一輩子只做個公務員。即使知道當公務員地位會慢慢提升，經濟

上也相當穩定，但這樣的上班族生活並不是我想要的。再說，我一直對自己的失敗耿耿於懷，無論如何都希望東山再起，為此得做些什麼工作賺大錢才行。

但，我可說是一貧如洗。況且即使能賺大錢，若是因此讓其他人哭泣、痛苦，就算日後拿那些錢行善，也頂多只有一半的價值。因此就算是能致富的工作，也要對人們、社會有益才行。這讓我煩惱良久，當公務員時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總算給我想出辦法。並不是多了不起的點子，不過簡單來說，只要製作日本還沒有的產品來販售，不就既能造福眾人也能賺錢嗎？我花了好多時間苦思應該製作什麼產品。那個年代別說是飛機了，日本連國產汽車都還沒做出來，不過這些我也沒辦法製作出來。有句諺語說「螃蟹依殼的大小來挖洞」，我考慮先從地方上的小工廠起家，未來再看看有什麼工作可以擴展規模。

煩惱許久後，最後想到的便是現在公司所製造的測微器。一聽到身無分文的我說打算辭去公務員自己開工廠，周遭的人都訓斥說「都有家人、小孩了，別胡思亂想，別

盡做這些傻事讓家人哭泣啊」。我回答他們「那由我出錢雇用技術人員，讓他們研究總可以了吧」，便借了錢，雖然規模不大，總算開創了事業。這就是俗稱的打工，也就是兼職吧。我當時可說是初生之犢，無所畏懼，完全不知道創業後的辛苦。這時是昭和9年（1934年）。

我建了不到20坪大的研究所，二年來請人做研究，不過一直沒得到什麼成果，漸漸地債台高築。上司和同事都說「你看吧」，連部下都用嘲諷的眼神看我。如果就此停止研究，繼續從事公務員，還有辦法還清債務。我應該貫徹信念，還是收手不做呢？這是我漫長的人生中最迷惘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已經幾乎要放棄這份事業。這時期可說是我的第二個轉捩點。我家位於橫濱總持寺附近，時常晚上去那裡的池畔仰望滿天星斗，思索著該怎麼辦。要不要辭公務員，下定決心再出發？要堅持還是收手？苦惱到最後甚至浮現無聊的想法，乾脆讓國家炒我魷魚好了，這樣一來大家就會說「沼田是因為被炒魷魚才開始做其他

工作的吧」。

某天晚上，我終於想通了。那時我想起了伊索寓言的故事。內容是有名農夫一直以來都雇人幫忙割麥，當他決定自己割麥時，雲雀媽媽這才帶著小雲雀離開。也就是說，當農夫拜託其他人割麥時還沒問題，但當他決定自己來，雲雀的巢就不再安全了。

我領悟了這個真理，頓時眼前一片光明，迷惘都散去了。我不再聽其他人的忠告，毅然決然地離開公務員生活。我在蒲田租了一個小倉庫當作工廠，角落放了張床，廢寢忘食地埋頭於研究中。白天請了一些工匠工作，晚上則嘗試白天學到的方法，獨自使用車床和鑽頭。我在心中發誓，這樣下去就算死了我也不會瞑目，無論如何都要成功，每天都像拚了命一樣。在附近的鄰居看我從沒做出成果，便叫我怪人。但我可不是單純的固執。有過在美國地下室的體驗，每當想起親鸞聖人一直相陪左右的話語，無論多麼痛苦我都能忍受。

一直到試作的第4年，也就是昭和12年（1937年），才終於製造出像樣的產品。儘管我對製造出來的產品深具信心，但一間沒沒無聞的廠商要和外國的知名廠商競爭，實在非常辛苦。我們費盡苦心，總算贏過舶來品，不但將產品銷售到全國，之後更成長到能反過來出口國外的程度。當然，二戰後的混亂期間也非常艱辛。我認為之所以能跨越這些試煉的日子，正是因為我懷有志願，這份初衷也獲得了許多人的支持。不正是因為捨棄了自我、專心致志，才拯救了自己和事業嗎？況且我並非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對眾人、社會有所貢獻，這個念頭讓我內心不斷湧現勇氣。更讓我感到榮耀的是，我是為了廣傳佛法而賺錢的。

拜眾人所賜，經濟基礎總算穩固下來，我為了實現以往一直無法從事的理念，便創立了佛教傳道協會至今，該協會的活動還有許多新鮮的內容。其實，為了不忘初衷，我也嘗試在經營的事業裡加入佛教元素。

我的公司創業近40多年以來（截至昭和50年（1975年）），每個月都會舉辦一次與眾不同的活動，名為「祖先祭」。在各間事業所，每個月一次讓全體員工聚集在佛壇前面，舉行感謝各自祖先的儀式。從我創業到現在，一次也沒有中斷過。雖然這麼說，但絕非公司強迫員工參加，而是全體員工跨越宗教、主義、思想，發自內心參加的。

會開始舉辦這項活動也有相應的理由。創業當時日本非常不景氣，社會動盪，大眾媒體也充斥著色情、暴力和胡言亂語。在我工廠工作的年輕一輩，就算是認真負責的人，一旦接觸到都市這樣浮躁的風氣，也可能輕易走上歪路。雖說從鄉下來討生活的人們忘記離鄉的初衷、沉溺於享樂的世界，但他們若還身在鄉下，應該不會變成這樣吧。不就是因為被迫過著忘記祖先、父母手足，獨自一人的生活，才變得如此嗎？我不由得想起在美國的地下室裡，面對父親親手寫下的佛號時，心裡有多麼祥和寧靜。因此，我希望在公司裡能為不幸失去父母的員工創造一個工作間也能與亡者對話的場所。當月剛好逢雙親、家人忌日的員工，全都可以在佛前上香。即使相隔遙遠，但那

一瞬間無論是誰都一定會在心裡虔誠地說：「我很健康，請安心吧」。我希望他們能變成這樣的人。幸好這個活動逐漸取得成效，從鄉下來工作的員工露出安穩的神情，辭去工廠工作的人也大幅減少。此外，製作測微器是肉眼無法看見的精密作業，非常容易偷懶摸魚，就算隨便做別人也不會馬上發現。只要有一個打混的員工，產品的信用就會為之動搖。雖然我原先是希望透過祖先祭讓大家親近佛的教導，不過光是對人格養成有益這點就維繫了公司的業績和信用，這讓我深深感受到製造物品和塑造人格並無二致。

接下來稍微換個話題，我認為要有顆美麗的心，就一定要有美麗的環境。因此，我在所有工廠都盡可能種植許多花草樹木。現在無論是哪間工廠，都能看見巨大的樹木伸展枝幹，敞開綠蔭。我的公司更曾贏得「種花職場大賽」全國第一名。我這個人沒什麼可以自豪，只有這點讓我毫無矯飾、真誠地感到驕傲。

這正是我與親鸞聖人一路同行、始終如一的人生道路。活到這把歲數，儘管形式稍有不同，也平安無事地實現了過去一直想做的事，對此內心只有滿滿的感謝。雖然出生在寺廟、領受了許多佛恩，不過我沒有僧侶的學問，也沒有那樣崇高的德望。但我認為，即使無法成為像阿育王一樣偉大的佛教守護者，至少還可以模仿他，我始終秉持這份信念待人處事。我深切期盼能以從外部守護佛教的方式回報至今的恩情並對社會有所貢獻，所以對我來說接下來才是重頭戲，我發願只要這條命還在就會繼續努力下去。

「君可見 明日散落飄零花 力猶盡時亦爭妍」這句九條武子的詩，彷彿吟誦著我最近的心境。

感謝各位的耐心聆聽。

（昭和50年/1975年10月淺草寺佛教文化講座講演錄）



作者 沼田 惠 範

- 經歷 明治 30 年 (1897 年) 出生於廣島縣東廣島市志和町
- 昭和 3 年 (1928 年) 修畢美國加州大學研究所課程
- 昭和 5 年 (1930 年) 任職內閣資源局統計官
- 昭和 9 年 (1934 年) 創立三豐製作所
- 昭和 13 年 (1938 年) 三豐製作所組織變更為株式會社，就任董事長
- 昭和 34 年 (1959 年) 就任學校法人武藏野女子學院理事
- 昭和 36 年 (1961 年) 獲授勳藍綬獎章
- 昭和 38 年 (1963 年) 就任日本量測器工業公會常務理事
- 昭和 40 年 (1965 年) 設立財團法人佛教傳道協會並就任理事
- 昭和 42 年 (1967 年) 獲授勳四等旭日小綬章
- 昭和 43 年 (1968 年) 就任株式會社三豐製作所會長
- 昭和 44 年 (1969 年) 就任日本精密量測機器工業會理事長
- 昭和 51 年 (1976 年) 受頒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獎學財團名譽總裁獎
(自大谷光照門主猊下獲獎)
(大谷光照門主猊下) を受賞
- 昭和 60 年 (1985 年) 就任株式會社三豐製作所董事顧問
- 昭和 62 年 (1987 年) 受頒東廣島市名譽市民徽章
株式會社三豐製作所與株式會社三豐商事合併，
公司更名為株式會社三豐
- 昭和 63 年 (1988 年) 受頒夏威夷大學人道學博士名譽學位
- 平成 3 年 (1991 年) 受頒龍谷大學文學博士名譽學位
以量測相關特別貢獻者身分受到表彰
- 平成 6 年 (1994 年) 5 月 5 日過世 (享壽 97 歲)

我的信念 ——與親鸞聖人同行——

發行 公益財團法人 佛教傳道協會

〒108-0014 東京都港區芝 4-3-14

電話 03(3455)5851
